

# 由心而設的禁區

4B 李奇伶

新時代的迷霧模糊了警戒的圍牆，禁區越趨越淺，淡成黑白難辨的一片灰蒙，唯剩少數人不曾為之沾染，仍秉持着不朽之底線，苟延殘喘般赤立於是非之間，持守着淤泥不染的一片淨土，使終不甘與俗塵同歸。

或許待大霧消沉，塵下餘光終會映出幾個大字，真正點醒世人——開放應與禁區同在，自由須與尊重並存。

何謂禁區之意義所在？「禁區」，不可以外力定之，而屬君子之道德所需備，應是由心自發，供自我規範之用。俗言所謂「禁區」，常為他人所設之規限，不可擅入，不可輕越。無論是真實存在的禁區，又或道德法律下政府所定之禁區，皆屬外力而為，人們往往只是受外界所逼迫，不得以而規範自己的行為操守，真正發自內心而為者，不佔多數。此般，設禁區之義便受限於被動，缺少了更深層之內涵。而以示其真正意義，應在於教化、主動，如孟子所言，人性本善，四善端與生俱來，即仁、義、禮、智，只需加以培養，便可成仁德。既人本具善性，又何必以法威迫，藉教化改其根性，豈不更為有益？若人人為君子所為，事事以仁德限己，各行其職，甚至能夠推己及人，那禁區便可自始於心，無需加限也能自然而存，這亦是其意義所在。

可瞭然，道德與文明之禁區早已隨時代變遷而漸趨模糊，這無疑是社會發展中不容忽視的難題。現實生活中，觸碰禁區之後果得到嚴明規定，民眾懼於刑罰，即使違其本意也會迫於遵守。可隨着互聯網時代的降臨，幽秘的網絡世界有如一塊寬大的遮羞布，容許人們以另一個身份生活在一個截然不同的虛擬世界。失去了真實身份為枷鎖，許多不負責任的言行亦變得無從追究，從而抹去了本應被承擔的後果。在這般大趨勢的渲染下，禁區越趨

越淺，取而代之的是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帶，道德與理性的規限被人們所淡忘，謹言慎行的原則亦因此受到輕視，言行變得不計後果，甚至可以未經深思便站在道德高點，對毫不相識的人指指點點，而僅為人云亦云而為。其主因或歸於大眾責任的分散及隨波逐流的思想，受害者無從追責，令人們忘了人言可畏的後果，而大趨勢的衝擊，亦剝奪了人們明辨是非的能力。這有如失了禁區，丟了底線，於冥冥之中映現出當代人道德思想的缺失。失去明確的禁區，法律規限下深藏的人性之險惡亦展露無遺，唯有少數人仍記得為自己設下禁區，自我規範，懂得言之有度，不與俗塵為類。

智者，應懂得為流言畫限，以敏銳清醒的態度接收信息；面對傳言時，則須持守着未知全貌，不以輕信的原則，為自己定下言論的禁區，亦將流言止於禁區。正所謂：「夫得言不可以不察，數傳而白為黑，黑為白。」沒了禁區的網絡時代便有如對人性的考驗，流言永遠止於智者，自我規範才可避免謠言謬傳，令道德與文明的界限不受新時代侵蝕，在心中畫下經年不朽的禁區。

可亦有人言：「若世人皆渾，那清醒便如同異類，從眾似乎是最易為社會就接受的方式，常為自己下禁區而不隨大流同歸，豈非是逆眾而為，難免會受到旁人排擠，這般捨小我而取大義，是否真的值得？」無疑是值得的。清醒並不代表固執己見，而是不為從眾而苟同，不以利益而迎合。為自己定立禁區，並不代表強求他人之一致，更多的是嚴於律己，寬以待人，建立自己正確的價值觀的同時，善納他人之言。有如《論語》所謂：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」包容與規範並存，方能與社會融入，以達相處融洽之效。可若他人所為過於惡劣，以至於嚴重越躋道

德禁區，必先明辨是非，並加以勸說，屢勸不改則斷交，切勿為得小人為友而失仁者之德，此番以小失大，絕不值得。唯堅守正道，以不逾越禁區為準，善辨小人君子，擇善者而從，與君子為友，斷小人之交，才能出淤泥而不染。可見禁區意義之重。

綜上所述，禁區是善惡的警戒，是使文明的淨土不為淤泥所染的圍牆，亦是令道德不為時代侵蝕的屏障。唯有藉教化感人，由心而設的禁區，才可使世人銘記——禁區不容踐越，道德不可違背。